

本埠生活录

灰水粽,白菜干

◆ 石磊

之一,美丽岛的岛主,是微信群里的群友,从来不曾见过面。岛主老家浙东,我们聚在她的美丽岛,跟伊每个礼拜唧唧喳喳买浙东的生猛海鲜,如此而已。那日春和景明的,岛主在微信里豁然宣布出门春游,到了中午,就贴了一张灰水粽的照片上来,我体内那根叫做饕餮的神经,立刻,跟雷达一般转了起来,追着岛主问哪里哪里在哪里?原来,是桐庐的茨村,当地竟然还有灰水粽。兴奋得我,手忙脚乱,把那张照片分享各位男女饕客友人,竟然,无一人识得是何物。

灰水粽,即是碱水粽,只是古法不用碱,用果木或者稻草,烧成灰,用那个灰水,浸泡糯米,然后裹粽。灰水粽晶莹剔透,如珠如玉,不仅美貌无比,吃起来,亦是温婉凝柔,不动声色泻尽了糯米的刚猛,是极为难得的至美味道。灰水粽,远远高明于碱水粽,因为粽内没有一点化学气。这半辈子吃过的,最好的碱水粽,是香港陆羽茶室的枫水莲蓉粽,制得极好极温润,灭尽千年火气。当年寄居香港,有段日子跟苏富比一起工作,午餐时候,常常与一帮考古行业从业人士跑去陆羽,饭后总是一枚枫水莲蓉粽。呵呵,一桌子老家伙,分食一枚粽,人人一口,点到为止,酣畅食毕,无比甘心。竟然,在这

个春日,意外邂逅灰水粽于此。

隔日岛主春游回家,携了大袋粽子并山里野菜送我,一文不肯收,闪送到舍下。暮色里,当场煮一肉粽与一豆沙粽,以肉粽佳美第一名。这种灰水肉粽,不落酱油,着盐,袖珍盈盈一枚,剔透如玉,肉肉甘香不肥,浸过灰水的糯米,不需壮肉肥油,已有足够莹润。吃完,跟岛主长叹,托岛主的福,多久多久,没有吃到过如此雅丽的粽子了。

之二,南方闺蜜温存,问 darling 啊,最近想什么吃的没有?想也不用想,答闺蜜,想念府上的肥仔秋和白菜干,闺蜜二话不说,隔日就顺丰来了。闺蜜府上东莞,绝美绝香的白菜干,一打开袋子,深呼吸。奇怪,我怎么么会,这么爱菜干的香?这个是不是,就是所谓岁月的香?香奈儿没什么意思,菜干的香,更迷我。寻枚乌鸡来炖汤,浑然天地于一镬的馥郁,真真美极了。再剥点白果来炖菜干粥,亦是清秀亦是香糯,富足得不得了。至于肥仔秋的肉肠与润肠,多年闺蜜最了解,一向是我的至爱,清蒸了,滴尽油,切片,吃茶看书当茶食。东甲原枝龙珠茶,浓浓泡一壶,十分醇,十分透,十分解肥仔秋的肉。而肥仔秋高远的汾酒的香,衬着原枝老陈皮厚朴的茶香,更是说不尽的送来迎往层次分明。

风月总无边

精进是舍

◆ 何菲

通常说来,美女的人生从不会一帆风顺,尤其是有特色、有核心技术的美女。阮玲玉妖娆与悲情气质并存,烟视媚行,天赋极高,是很迷男人的。而胡蝶除了酒窝,姿色并不出众,形似北方年画人物。不过胡蝶有好人缘,周到得体,不来事无是非,很快跻身主流公认的美女,当选电影皇后第一名。阮玲玉屈居第三。当时人们对两人的评价是“胡蝶貌美,玲玉艺佳”。关于谁更美貌是见仁见智的事,可对付风雨的情商,胡蝶实高于纤弱的阮玲玉许多段位。

求不得也苦,舍不得也苦,忍辱是舍,精进是舍。永远不要高估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爱情,把命运喜乐悉数拴在男人身上,必定是个悲剧。胡蝶是跳跳的。她的格局更大。她与张学良,戴笠的事,即使到了晚年,回忆录里也只字不提,忍功一流,沉默是金。所以仔细看,阮玲玉的秀美中带

有薄相,而胡蝶“粗笨”中却有着雍容凛冽之美,充满对生活的耐受力。

好友是学霸级高富帅,当年以浙江省理科第七名的身份考入北大物理系,很年轻时就已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如今安家在葡萄牙,他则全世界飞。他的妻子是北京大姐,小他两岁,出身平民家庭,姿色智商皆平平。前女友却是校花级女神,上海女人,与他相恋13年。他身兼男友、哥哥、父亲等所有男性角色,她希望他成功,却又黏着他不让远走,后期彼此消耗,这使得他疲惫异常。

何以选择现在的妻子,他只是淡淡地说:17年前刚恋爱时,他在北京远郊有幢别墅,非常远,他两三个星期才回去一次。当时她已经辞职了,安安静静在荒郊野岭的别墅里住了两个多月,也不出门。他回来时有什么小物件找不到了,她会轻轻告诉他,东西收在二楼某房间的某个橱柜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赵雷的一曲《成都》火了。好多人喜欢这首歌。我觉得也挺好听,旋律平易亲切,其中还有一句很有味道的歌词,“你会挽着我的衣袖,我会把手揣进裤兜”,很有画面感,好拽,北京男孩。成都男孩相对来说更温柔灵巧,会和女孩子手牵手。

对于成都人来说,这首歌里有两个词汇很惹眼,一个是“玉林路”。有人赶紧纠误,说没有玉林路,只有玉林西路、玉林北路……歌词有什么好较真的,就是玉林小区嘛。

好些年前,深圳有个建筑论坛,请刘家琨做发言,他从建筑特色和社区文化的角度专题论述了玉林小区。玉林小区位于成都南面,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风暴开始之前基本成形的。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安居小区……玉林酒吧众多,时尚小店林立,日常生活便利,夜生活

走到玉林西路的尽头

◆ 洁尘

丰富多彩,成名多年的艺术家和最年轻的创业者往来出没,如果硬要类比的话,这个社区对成都而言相当于苏荷区之于纽约。”这篇文章后来有人叫它为《玉林颂》。这种煽情方式估计会让刘家琨嘿嘿一下,不笑。

1998年到2008年,以老白夜为基点,旁边的小酒馆,斜对面的飘香火锅,隔壁的龙虾一绝,还有这条街上的那些服装小店……这个场域就像一个时间的大筛子,我和好些老熟人在这里相识相遇,一起厮混,然后慢慢地,又各自从彼此的筛子里漏出去,湮没在人海之中。

时间的筛子眼,是个有意思的东西,哪些人会漏出去?哪些人会留下来?是暂时留下来?还是一直留下来?都说不清楚,基本上全是缘分这个微妙的东西在起作用。

《成都》里还有一个词是“小酒馆”。小酒馆对于成都文化艺术圈的

岭南拍花记

万能的微信朋友圈里,熟和不熟的人们都在晒图。

晒,粤语里除了正常曝光晒太阳的含义,还暗搓搓炫炫耀,比方说,这人真是晒命,意即这人在炫耀自己命好。这么说的时,褒贬的态度不重,就是指状态情形,所以一般都是笑嘻嘻地说的。

众人像开了个小窗口,吉光片羽地播放各自的四季。

这段时间能看到早春的北方,蓝天下桃李李丁香海棠万花齐放,日本的樱开成了浩大烟花,伦敦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57) ◆ 严力

→ 展现在面包上的霉点
也是生命的形式
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

→ 知识无法告诉我们
生命为什么要分成
雌雄、公母和男女
它们产生于知识之前

→ 一说起唐朝
我就能听见这样的感叹:
如果电器不诞生
灯笼是多么辉煌

→ 我梦想能生活得腐朽一点
结果梦想腐朽了
生活没有

友圈四季

◆ 黄爱东西

敦的花事扰攘,新西兰某个小镇上百子莲和绣球野生得铺天盖地。

有朋友晒出烟雨江南的图,拍得像吴冠中的画;另一位晒的是桂林山水,像水墨画。

岭南此时开的,各路红花是刺桐、木棉、扶桑、澳洲火焰木、朱缨和红欒木,橙色花的是无忧树,粉和白的是羊蹄甲、毛杜鹃和水蒲桃,香的是四季桂、含笑和柚子花。

一年朋友圈的各路报道看下来,基本上就是岭南花事领先一个季度,感觉我们被偷走了冬天。也还剩了一些,零星混在岭南的春天里无序插播。

别人晒雪景时,广州友圈晒短袖;别人晒春花时,粤地银民一时准备度夏,一时成功入冬,衣柜里乱成了精神病。五星酒店里,有开冷气的,也有开暖气的,穿短袖衣和穿羽绒小马甲的人坐在饭桌旁相洽甚欢。

清代关涵的《岭南随笔》里说:“越地阴阳多不得其和,三冬恒暖,即冷亦不过数日,至立春后,反有奇寒。盛夏亦热,入夜便

解,至立秋后反有奇热,俗所谓春冷于冬,秋热于夏者也。谚又有之曰:‘四时皆夏,一雨成秋’,”……

老先生还解释了一通原因,顺便聊了一阵一熟二熟三熟的谷物。

看完就觉得这一年三熟的谷物,种的时候,时间要卡得刚刚好,否则对强迫症流程控可是个焦虑折磨循环。

习惯了写字楼里准确到分钟安排时间的人,放去种一季稻子,体验一下看天吃饭,继而人力预设流程各种失控的感觉,估计会有如下反应:终于对祈祷风调雨顺有了切身体会;人工大棚绝对是个好主意,虽然是用来种花种菜;同样条件下,别人种得好你种不好,那就是综合技术和经验问题。

四处探头探脑瞎好奇胡琢磨这事,按说是未必有什么用,身处资讯爆炸纪元,无数聪明人的经验都摆着那里共享。只是对于身为农活智障的本人来说,像只树懒一样慢慢想些有的没的事情,是旁若无人的时间。

旁边确实没有人。

钢笔画世界

丹布林的洞窟寺

杨秉辉 画 / 文

斯里兰卡中部丹布林地方有一处洞窟寺,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瓦拉卡马巴夫大帝时代。该寺在高百余米的巨岩之下,共由5座天然洞穴组成,洞中有各种姿态之佛像计157尊,皆由整块花岗岩雕成,更有多达2100平方米的壁画,所绘多佛经中故事,壁画之色彩历两千余年至今仍鲜艳夺目,令人称奇。1991年此处胜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图为洞窟寺入口之处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“三英”茶聚

◆ 钟洁玲

乱八从日本归来,迷上茶道,邀我们去她家茶聚。

她在群里放了一个神秘兮兮的表情:日本的茶事还是中国传过去的,我让你们过一下宋朝的生活!弄得我们一阵澎湃。这天到了乱八家,三英围坐在端硌石做的茶桌前。

一贯调皮捣蛋的乱八此刻换了个人似地正襟危坐郑重宣布:“我打茶的时候,你们要闭嘴静观!”哦,天啊,我们顿时成为排排坐等果果的小朋友,使劲点头。

乱八先打开音响,放一张已故大师成公亮演奏的古琴套曲《袍修罗兰》。一下子,满屋流转过旷古的声音:风,云,水珠轻溅。乱八转身拿来一只香炉,从锡盒里取出一挂沉香,点着,放入炉里的香座上。片刻,幽幽香味随着一线白烟缭绕起来。

桌上铺了一方小竹席,上面摆好了玩具一样的茶具,都有名字:烧水的铜壶叫“茶釜”,接剩水的叫“茶盆”,舀水的竹勺子叫“柄杓”,盛茶用的不是杯而是古朴的彩陶“茶碗”,打茶的竹刷叫“茶筴”,装抹茶的漆盒叫“茶枣”,舀抹茶粉的长条匙叫“茶杓”……我和肥仔听得头都大了。

乱八拿出一盒日本绿茶粉,用木制小匙装了一匙茶粉放入茶

碗,然后将茶勺轻轻地碗边敲了三下——为什么是三下,好诡秘嘛。这时茶釜里的泉水烧开了,乱八把烧开的水倒入一只小陶缸里,让水温稍降,再用柄杓舀热水倒入茶碗,然后用茶筴在茶碗上转圈,划啊划,这叫打茶。一人一碗。划了不知多少圈,划到茶面起小泡沫了,递给我说:“你要左手托碗,右手抚碗边转三圈,再分三口半喝完。”

这是抹茶。茶温正适口,茶味微苦却温香,茶脂留在嘴里,第一次发现这种微苦有种醉人的愉悦,不由得咂着舌头,这是一次神奇的体验。

如此三服。每次喝完了碗里还有一层绿。乱八说,打得好的茶都会挂碗。正吃着茶点,乱八又施施然拿出一轴西藏的唐卡,上面的佛菩萨雍容静美,引得我们又一遍啧啧赞声。傍晚时分乱八宣布:“今天我们闻香、品茶、听琴、赏画,宋人的四般闲事都玩齐了。”